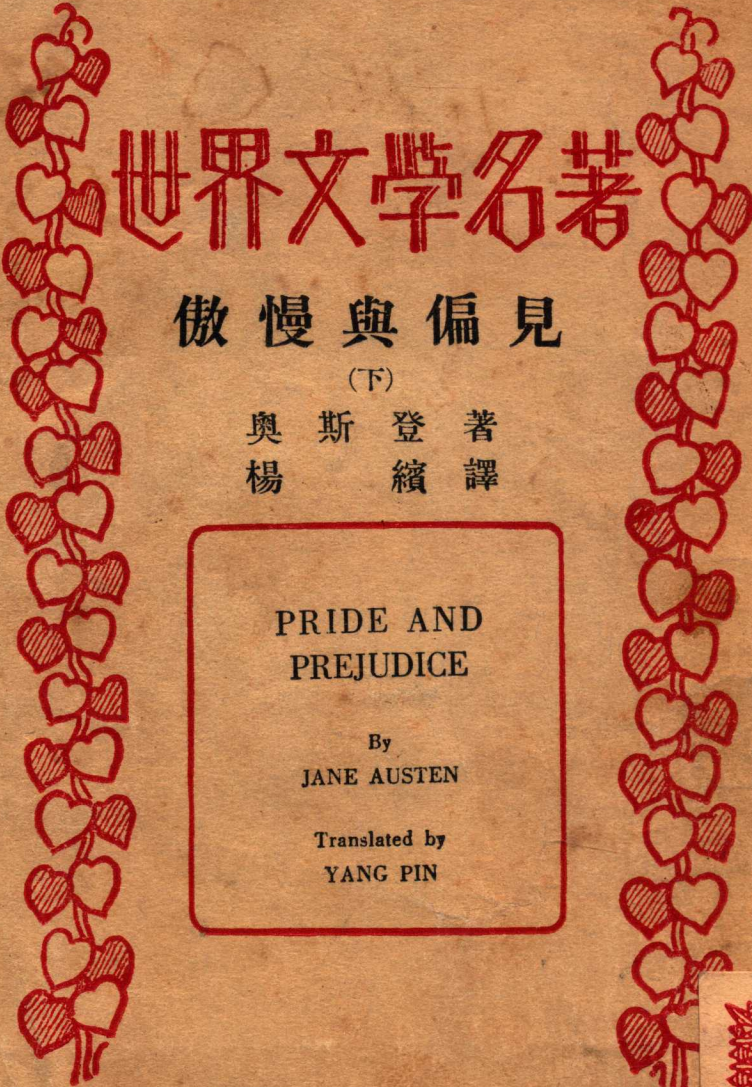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世界文學名著

傲慢與偏見

(下)

奧斯登著
楊 繡 譯

PRIDE AND
PREJUDICE

By
JANE AUSTEN

Translated by
YANG PIN



世界文學名著

傲慢與偏見
(下)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

(82972)

大

世界文學名著
傲慢與偏見二冊

Pride and Prejudice

每部定價大洋壹元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原著者 Jane Austen

譯述者 楊 縝

校訂者 吳 宓

發行人 王 雲五

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第二十三章

伊利沙伯在園裏散步的時候，常常碰見達綏先生。她深深感到別人都來不了的地方，達綏先生偏會來，這種不幸很是有些和她搗亂。爲的防備以後再發生這樣事情，她頭一次就告訴他說這是她常到的地方。所以第二次又會發生這事就很奇怪！但是牠居然發生了，而且還有第三次。好像是故意賭氣，要不就是自動的懺悔，因爲碰到這樣的時候，他們不僅只是形式的問訊一下，怪聲扭的停一停就抽身走掉，實際上他簡直以爲非回轉來和她一塊兒走走不可。他從來不多說什麼，她也不肯費力來聽他的，或者自己找話說。可是第三次碰見的時候，他竟問她一些特特別別彼此不相關聯的問題；問她喜不喜歡在洪斯福德，問她愛不愛自己一人散步，問她對於哥林斯先生和太太的幸福有什麼意見。談起洛新寺說到她之對於那一家不甚了解時，他好像盼望她每次到肯特來的時候，都會到那兒去。他的話裏像包含了這樣的意思。難道他心裏在替費芝威廉大尉作想嗎？她想假

如他懷有什麼意思，那他必想的是在那一帶會發生的事情。她有點難受。看見自己已經到了對牧師住宅的柵門，她很高興。

有一天她在走着讀攝茵一封信，其中有幾行很明白是攝茵心情不好的時候寫的。這時候，她倒不會又給達綏先生驚着，卻是一擡起頭來，就見費芝威廉大尉走來了。立刻她把信收起來，勉強一笑，說：

『以前我倒不知道你也會到這兒走走呢。』

『我在園子裏遊覽遊覽，』他說：『像我年年一樣，打算接着就到牧師住宅去。你還要往前走嗎？』

『不，我這就要回去了。』

隨着她就轉身，他們一道兒朝牧師住宅走去。

『你一定是禮拜六動身離肯特嗎？』她說。

『是的——如果達綏不再挨下去。不過我總由他。他都是按他的意思安排事情。』

『假如不能由他支配，那麼至少他可以自由選擇。比他還更加喜歡任性任意幹事的人，我是沒有見過。』

『他是很喜歡由自己的意作事。』費芝威廉大尉說。『可是我們大家都這樣。不過他便可以那麼幹，別人卻不能，因為他有錢，別人卻是窮的。我是有感而說的。你知道作小兒子的一定要習於刻苦依人。』

『在我看來，作伯爵的小兒子的，那一樣都不會知道，現在說鄭重點，你倒底知道多少刻苦和依人呢？幾時曾經因為沒有錢的原故，使你不能去你所要去的地方，買你所喜歡的東西呢？』

『這些都是家庭問題。恐怕我也不能說自己經驗過多少那種困難。不過在更重要的事情上，我是為沒有錢的緣故受了罪的。作小兒子的人不能跟自己所喜歡的人結婚。』

『除非他們所喜歡的是有錢的女人，那我想他們常常是那樣。』

『我們的用錢習慣弄得我們太過於依賴人。在我這種地位的人，很少有人能夠結婚而不管有錢沒錢。』

『這些話是對而我而發的嗎？』伊利沙伯想，她臉上就紅起來，可是她立刻恢復了原狀，用很活潑的聲調說：『喂，請問一位伯爵的小兒子的身價通常是多少？除非那長兄是很病弱，要不然我想你不能要五千鎊以上的錢。』

他用同樣的口調來回答她，這話就不提了。因為要打破沉默，免得他以為她受了剛纔這些話的刺激，她接着就說：『我想你表兄帶你同來，主要的就為着要有個人來給他支配支配。我奇怪他為什麼不結婚，使他永遠保險有那種方便。不過，也許在目前他妹妹當得了這一角。她既是受他一個人的看顧，他自然可以要她怎樣就怎樣了。』

『不，』費芝威廉大尉說：『這點好處他不能不跟我平分。我和他兩人都是達綏小姐的保護人。』

『真的！請問你們怎麼樣保護？那責任頗有點麻煩麼？在她那種年紀的姑娘們有時候是不大好對付的。假如她是有一種真正的達綏家的精神，她也許喜歡按自己的意思幹事。』

她說的時候，看出他很誠懇的在望她。立刻就問她為什麼覺得達綏小姐也許會給他們不安。

他問的態度使她相信自己所猜的多多少少是對的。她就回答說：

『你用不着怕。我並沒聽到什麼於她有妨害的話。我敢說她是世界上最循良的人物。有幾位我相熟的太太小姐們非常之喜歡她，赫思得太太和賓格雷小姐。我想你說過你認得她們吧。』

『我知道一點點。她們的兄弟是位很和藹很紳士派的人物。他是達綏的好朋友。』

『哦！是哪，』伊利沙伯無精打采的說：『達綏先生待賓格雷先生好得特別，非常非常的照料他。』

『照料他！——對了，他來不及的一些地方，我真相信達綏是會照料他的。我們來的時候，道中他告訴我一件事，使我有理由相信賓格雷真正很虧了他。可是我該請他原諒，我不應猜他所指的就是賓格雷。我全是胡猜。』

『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』

『這件事自然達綏是不願意公開的，因為假如鬧到那位姑娘家裏知道了，是很討厭的。』

『你信我不會講出去就是。』

『記着，我沒有多少理由以爲那人就是賓格雷。他告訴我的不過是這樣：他自己慶賀自己說：最近有位朋友幾幾乎弄出大不方便，結一段最荒唐的婚姻，是他救了他的。他並沒提出那人的姓名和詳細內容。我因爲相信賓格雷是那種會鬧這樣亂子不得脫身的青年，又因爲知道他們去年夏天在一塊住，所以疑惑是他。』

『達綏先生告訴了你，他爲什麼要這樣干涉嗎？』

『我聽說爲着內中有好幾種重要的條件，這位姑娘都不適合。』

『他用什麼方法把他們分開的？』

『他沒告訴我他用的方法。』費芝威廉大尉說，微微的笑。『他就只說了剛纔我告訴你的那些。』

伊利沙伯不響，還是往前走。她心裏氣得發脹。走了一會，費芝威廉問她爲什麼她這麼有心事的樣子。

『我在想你剛纔告訴我的事，』她說。『你那位老表的行爲我不喜歡。爲什麼用得着他作審

判官？

『你很想說他的干涉，是多管閑事嗎？』

『我看不出達綏先生有什麼權利來決定他朋友的愛情合式不合式，或者，爲什麼以他一個人自己的判斷，他就能決定而且指導，在某種情形之下，那朋友能有幸福。不過，』她提醒了自己又往下說，『我們既不知道詳細內容，要定他的罪也就很不公道。在這件事裏，光景不能說有很深的友情。』

『這倒不能說是一種不自然的猜度。』費芝威廉說。『可是牠把我表兄那種勝利的光榮損害得很多呀。』

這本是說來頑笑的，可是伊利沙伯聽來覺得達綏先生正是如此，使得她都不敢回答，於是突然改變談話的題目，說些不相干的事，一直說到到了牧師住宅纔住嘴。客人走了之後，她趕緊回到自己屋裏去把剛纔所聽來的好好的想一通，不受別人打攪。除了跟她有關係的那些人之外，這件事不會指的是別人。世間上不會有兩個人那麼受達綏先生絕對影響的。設計分散賓格雷先生和

擷茵的事他也有分，伊利沙伯是從來都相信的。可是她一向總以爲這是賓格雷姑娘的主意和安排，不過雖然他自己的虛僞沒有引他走入歧途，可是他，他的傲慢，他的任性，是使擷茵受罪，而且還要受下去的根源。短期間，一顆世上最可愛最寬厚的心，被他把一切幸福的希望，都破壞得乾乾淨淨了。而且沒有人敢說他造的罪會延長到什麼時候去。

『爲着很重要的幾點，他反對賓格雷娶那姑娘，』這是費芝威廉大尉說的。這幾點也許就是她有個當鄉下訟師的律師，還有個在倫敦作生意的舅舅。

『對於擷茵自己，』她叫起來，『真沒有反對的可能，像她那麼完全溫柔可愛，完全善良的！她的理解力非常高明，她的思想前進，她的態度也動人。我爸爸呢，也沒什麼要反對的。雖然自己有些癖性，他的能力，即使達綏先生自己，都不能藐視。他的尊嚴之處，恐怕他永遠也趕不上。』她想到她母親的時候，真的，她不免有些信不過；可是她不信關於那方面的弱點，對於達綏先生有很大的影響。她相信如果他的朋友跟小門小戶的人家作親，比較起跟沒有什麼理解和見識的人家來，要使他的傲慢受傷更厲害。最後，她差不多完全決定了，他一部分是受了這種最壞的傲慢的支配，另一

方面卻因爲他想留下賓格雷先生爲他的妹妹。

這件事惹得她又激動又哭，結果頭疼起來。到晚上越疼越厲害，同時她又不願見達綏先生，就決定了不同她的老表們到洛新寺去吃茶。哥林斯太太看見她真不好過，就不勉強她，也盡可能的不叫她丈夫強迫她。哥林斯先生卻很擔心她不去會弄得加撒琳夫人不高興，他忍不住這樣表示出來。

第二十四章

他們走了之後，伊利沙伯好像要擦撥自己，儘量的去恨達綏先生，於是把她到了肯特之後，從攝茵收到的信，都取出來細細的讀。信中沒有什麼抱怨，沒有講到過去的事，也沒有講到現在的痛苦。不過整個的看來，每一行每一行差不多都缺少她的文字裏所常有的那種愉快。那種由於心境裏明靜自足，同時和善對人所生的愉快，在她是從來都不曾受過朦蔽的。頭一次讀的時候，伊利沙伯沒有注意到，現在她看出每一句裏面都帶着不安的意思。想起達綏先生毫無羞恥的誇獎自己會叫人受罪，她更加尖銳的感覺到她姐姐所受的痛苦。幸而後天他就要離了洛新寺，還算是一點安慰。更好在是不到兩個禮拜，她就可以又見到攝茵，以她一切的感情力量幫她恢復她的精神了。

想起達綏要離開肯特，她免不得記起他的老表也要和他一道走；不過費芝威廉大尉已經說得很明白，他並沒有什麼意思在內。以他那麼和氣的人，她用不着爲他不快活。

正在打主意的時候，忽然她聽見門鈴響。想起也許是費芝威廉大尉，她不覺心旌搖搖起來。這人曾經有一次很晚上她這兒來過，現在也許就特別是來看她的。可是，這種念頭立刻就消了，意氣也更頹喪；正當這時，來的人完全出她意外的是達綏先生。急匆匆的他即刻問候她好不好，說他上這兒來，就爲的是要看她好了。她冷冷的，客客氣氣的答覆了他。望了幾分鐘，他就站起來滿屋子走來走去。伊利沙伯很詫異，但是不說什麼。沉默的過了幾分鐘，他很激動的走到她跟前來，這麼開始的說：

『我的努力是失敗了。那樣不成。我的感情壓不下去。你一定要讓我告訴你，我是多麼熱烈的慕你愛你。』

伊利沙伯的詫異是不可形容的。她釘着眼看他，臉發紅，什麼也不講。他以爲這是很夠鼓勵的了。凡是他現在和以往對於她的心思都即刻說出來。他說得好，只是除了他心所有的感情之外，還有別的情緒他也說了。他說起溫柔細膩的問題來時，也以同樣的口才表白自己的傲慢。他感覺到她的門戶卑微——那是種降格的耻辱——她的家庭缺點，因此使他的判斷力老是和他的愛戀

衝突。這一點他熱烈的說了又說，那種熱烈，似乎正在破壞他眼前的希望，而不能使他的求婚受對方歡迎。

雖然她是根深蒂固的恨他，卻也不能不感覺到這個人的愛對她是一種推重。即使她一點都不曾改變她的主意，她起初還想到他要受的痛苦，心理不安。可是他後來的話，惹起她來，她的憐憫完全變成怒氣了。不過她還是努力鎮定自己，等他說完了之後，好好的回答他。末了他說他的愛是多麼強烈，使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戰勝牠；於是他就表示希望現在她能允許他的要求，以報償這種愛。他這樣說的時候，她很容易的看出他拿穩了是會答應他的。他也講了擔心，講了恐懼。可是他的臉色表示他很有把握。這種情形只有撩起她更生氣。他住了嘴，她就兩頰赤紅的說：

「在這種情形中，我相信平常的規矩是對於所說的感情，表示一種感激之意，不管雙方的情感是不是一樣的。因此現在自然我是該覺着感激的，而且假如我真覺得到你的恩惠，我現在就會謝謝你。可是我不能夠——我從來就不想要你看得起我，而你呢，自然是不情願來這樣看重我的。我會使人痛苦，我也難過。但那是完全出於無心。我希望那不過是短期間的。你告訴我，說你的某些

情緒很多時，使你不肯把你的好意向我申述。經過這次的解釋之後，牠們總可以很容易的把牠完全克服了罷。」

達綏先生靠在壁爐架上，釘着眼看她，好像又生氣又詫異的留心聽她的話。他的臉色氣得青白。腦筋的混亂，在他一眉一髮之間都能看得出來。他在努力維持自己的鎮靜態度，非到他自信已經能鎮定了的時候，他不肯開口，此刻的沉默，伊利沙伯覺得可怕得很。末了他用一種勉強平靜的聲音說：

「我倖得盼望的答覆，原來就是這一套！也許，我可以請求指教指教，為什麼我會被人這麼不講客氣的拒絕罷。不過那也沒什麼要緊。」

「我也可以同樣的請問，」她回答說，「為什麼你要抱着這麼明顯的主意來觸怒我，侮辱我，告訴我你愛我是違背你的意志，你的理智，甚至於你的品格的呢？假如我不客氣，難道這還不能作爲無禮的口實？還有別的事叫我有氣。你知道是有的。即使我自己的情緒並不反對你，即使我自己並無成見，或者甚至於喜歡你，你以爲任何考慮，會使我去接收一個毀了（也許永遠的）我最

愛的姐姐一生幸福的人麼？」

她說這句話的時候，達綏先生變了色；不過那情調是暫時的。他只是聽着，也不打算去打斷她。她繼續的說：

『我有一切的理由恨你。你在那兒所幹的那種不公平，小心眼的舉動沒有什麼動機可作解釋。你不敢，你也不能不承認是你主動——假如不是你一個人的話——把他們兩人分開的；你使一個人被舉世人咒罵，說他任性的朝三暮四，又叫另一個被他們嘲笑說她白希望了半天。是你使他兩人受着極厲害的痛苦。』

她住了嘴，看見他那麼聽着一點都沒有什麼悔恨的樣子，好不有氣。他甚至於看着她，還帶一點不肯信以爲真的微笑。

『你能夠不承認你幹了那件事嗎？』她問。

他假裝着安靜的樣子，回答說：『我盡了所有的力量把我的朋友和你姐姐分開，我的成功使我高興。這我一點都不打算不承認。我對於他是比對我自己還要更好的。』